



许峰

作品集

XUFENG ZUOPINJI

武都路 133号

许峰◎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武都路 133 号

许 峰 ◎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都路 133 号 / 许峰著. — 广州 :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2.9

(许峰作品集)

ISBN 978-7-80651-972-1

I. ①武… II. ①许…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9455 号

武都路 133 号

策划编辑 吴 江

责任编辑 麦丽芬

责任技编 张广生

封面设计 周永忠

版式设计 罗翠珍 谢淑红 朱春媛

责任校对 胡艺超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广州市东风东路 733 路 邮编:510085)

发行部电话:(020)87133824

网址:www.ycwb-press.com

出 版 人 吴 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惠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60.5 字数 850 千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51-972-1/I·119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我认识的许峰(序一)

◎ 雷鸣球

我认识许峰是1988年底。二十多年的交往,我认为对他是了解的。在他的报告文学集和新闻集即将出版之际,借此机会谈谈他这个人。

上世纪80年代,军队进行干部制度改革,不直接从战士当中提干了,这给我军新闻队伍长期“师傅带徒弟”型的格局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自学成才的战士报道员无法提干,使我军新闻干部一度青黄不接。当时我所在的广州军区某集团军新闻队伍人才匮乏,新闻工作的开展正处于低潮时期,与集团军部队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环境和地位很不相称,就在这时,广州军区宣传部领导向我推荐了许峰。

在见许峰之前,我看过他在各种媒体发表的文章,发现他思路开阔、文笔犀利,文章内容从军队建设到普通战士都有涉及。据宣传部领导介绍,许峰当时是兰州军区司令部新闻干事,在军、师、团新闻岗位都工作过,毕业于我军南京政治学院首届新闻系,还在解放军报社当过见习编辑,这样的人才正是我们需要的。

许峰报到那天,我们有一次长谈。在谈话中,我发现他思维敏捷,对新闻工作很有见地,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初来乍到,我向他介绍了几条新闻线索。当时,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正在抓紧进行,新生事物、先进事迹不少。集团军在驻深圳某团召开现场会,对其典型经

验进行推广。报到第二天,他跟我们深入到基层。一个星期在湖南和深圳之间来回颠簸,不辞辛苦,坚守在部队一线采集第一手材料。很快,在一个月时间里,他和军区宣传部新闻处的同志一起合作,在《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七篇稿件,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接触时间长了我发现,许峰不仅是个优秀的新闻人才,而且还懂军事。据说广州军区有一位军事领导干部这样评价他:“作为政工干部,像许峰一样懂军事的不多。”我也赞同这样的评价。

许峰同志自己是个人才,他在新闻工作中发现人才、尊重人才、推崇人才的眼光也很独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广州军区,他所发现并报道的一大批先进典型,很多人成长为我军高级将领。

对新闻骨干的爱护,他更是用尽心机。当时,集团军只有两个师有新闻干事,其他单位都只有报道员。他从抓报道员队伍入手,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和讲座活动,提升报道员的新闻素养。他自己撰稿授课,带领大家到基层采访实践。通过他的身体力行和呕心沥血,不到一年工夫,集团军团以上单位都有了一支精干的新闻骨干队伍,每年见报量在广州军区名列前茅,屡获评军区先进单位。为留住新闻骨干,许峰数次找到我和军长软磨硬泡,要求特别拨出8个“戴帽”转志愿兵指标给战士报道员。见他爱才心切,又是为了部队新闻队伍建设,经过研究,我们破例批准了他的要求。记得1989年底,部队一批老兵即将退伍返乡,某团有一位超期服役的报道员,团里已经批准他退伍。许峰得知消息时,此人已经到了火车站,准备乘车返乡。他火速找到军务处长,说明情况后硬是请军务处长下令把这位报道员从火车站留了下来。对于许峰这种爱才惜才的心情和行为,我很高兴,也很支持。都说“文人相轻”,他却处处体现出对人才的尊重和厚爱,十分难得。

1992年底,我调到广州军区任职不久,听说许峰申请转业,我提出挽留意见,但他去意已决,只好尊重他的决定。1994年底,我调到南京军区工作,与许峰虽然距离上拉远了,但有过几次来往,知道他

转业惠州后工作不错,我心里很高兴。他到地方是从一般科员做起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好在他虚心好学、适应能力强,在任何地方、任何岗位都能干出成就,应了“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这句老话。现如今他已经成长为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督查办主任。更难得的是,他始终对部队一往情深,凡是他在部队认识的老首长、老战友,无论是退休与否,他都尊敬有加,保持着一种常来常往的关系,这是难能可贵的。

许峰在部队18年里,从事新闻工作15年,先后在两个大军区和两个集团军工作过,阅历丰富,成绩突出。他曾被《解放军报》老总编杨子才同志亲自“点将”,成为全军军级单位唯一的特约记者。

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百忙之余许峰一直笔耕不辍,写出了很多优秀作品。对于他的文字水平,我一直是评价很高的。这次得知他将在部队发表的作品结集出版为三部书,我欣然命笔评价几句,是为序。

2011年11月1日于南京

雷鸣球同志简介

1942年7月出生于湖南省老祁阳县(今祁东县蒋家桥镇巷子口村),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南京军区原政治委员。1962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后,任迫击炮营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1969年任师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1971年后,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干事、副科长、科长。1980年入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1982年任师政治部主任。1983年任军副政治委员。1985年任集团军政治委员。1992年11月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1994年12月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党委常委。2000年12月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2008年3月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4年7月晋升中将军衔,2004年晋升上将军衔。中共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九头鸟”的故事(序二)

◎ 黄宏贵 吴联明

今年春上,从北京传来一个消息:军委首长提议《解放军报》聘请一批特约记者,条件必须是大军区级新闻处的成员,但在50位入选者中,广州军区某集团军新闻干事许峰,作为全军军级单位唯一的特约记者,由军报一位主要领导“点将”入选。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向许峰表示祝贺,原以为他会像以往对待获奖、立功之类的荣誉一样,满不在乎地一笑了之,但这次他却认真地对我们说:“我很看重这一次的荣誉,真的。”

许峰十几年来文章见报近2000篇,得奖次数不下100次,许多作品被收入集子,还立过7次功,他几时激动过?我们猜想,与其说他看重的是这次的入选,不如说是看重这“唯一”两个字。因为,全军军级单位新闻干事何其多,他是唯一被军报聘用为特约记者的;特约记者50名,他又是唯一被军报主要领导“点将”入选的。这“唯一”两个字,对他许峰来说,显而易见,不是机缘,而是必然。它不是乞求可以得到,“守株待兔”能够等来,也不是一蹴而就,靠几篇稿子就能换来的。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样的荣誉,他许峰不看重,就不是他许峰了。

干事业敢领风骚

经常听人断言，某某是做学问的料，某某是当官的料。有时我们也想：许峰是干什么的料？

许峰是干什么的料？很难说清楚。

论魄力，“登高一呼，群起应之”的本事他有，当个带兵人，将来冒出个“许将军”也未可知；

论心智，你对他诚实，他对你更诚实；你对他精明，他对你更精明；你对他玩心眼，他玩得比你更高明。这样的人，到生意场上去摸爬滚打，料想不会吃亏。

论对生活的感悟力、娴熟的驾驭语言能力，他该去当作家。近几年来他的报告文学就有十几部、40多万字发表，组诗被人选进诗集，足可证明。

但他却实实在在地当着他的记者。当记者谁又说他不是个出色的记者？

由此我们想，许峰这人，干什么就是干什么的料。

因为他有一种特质——争第一，不服输，不信邪。敢向人前争第一的人，干什么不能干出个模样儿来？！

两年前，许峰打大西北举家南迁，到岭南干事业。到广州当天，军区新闻处处长郑穗华同志在家请他吃饭。席间介绍他要去的某集团军，由于新闻干事改行，新闻骨干队伍青黄不接，工作一直上不去。他一一问明军区其他军级单位的新闻队伍状况和见稿情况后，脱口而出：“我会超过他们！”

这话一般人听来有些“狂”。事后有朋友提醒他：“老话说，‘前留三步好走，后留三步好退’，你对情况一无所知，说绝了做不到怎么办？”

他的回答落地砸坑：“我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说了就努力去兑现说过的话。”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说到做到：当年转变局面，由落后赶上并超

过了兄弟单位,近两年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这就是许峰的思路:框定了的,打破它;现状,改变它;困境,使它逆转。当然,他具备这个条件,那就是“努力”,不努力,再好的思路也只能是良好的愿望。

有一年,兰州十里山隧道油罐车起火,整个隧道一片火海。兰州军区动用几千人马参加灭火。当时,正在距事故现场近百公里外某炮兵旅新闻班授课的许峰,闻讯赶到现场采访。稿子写成了,军报却决定只发兰州记者站有关救灾动态的3篇短消息。

这对许峰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但他不服气:“我就不信我写的稿子军报不用,我要改变这种状况。”他陷入了沉思之中,他凭直感,觉得这次灭火大有文章可做。突然,他从乱麻般的思绪中,找出了“部队从接到火灾情报到几千人马全部赶到现场,只用了40分钟”这个“结”:当时,军队战略重点转变后,许多部队战备观念淡薄。许峰知道这“40分钟”意味着什么。他兴奋了好一阵子,兴奋的结果,便是《“用兵一时”赖平时》的消息很快占了军报的一个头版头条。当时的兰州军区司令员赵先顺中将和参谋长邢世忠中将(后任国防大学校长,上将军衔)对他这篇稿子都同一个评价:“写得好,抓住当前部队建设要害问题。”这时,许峰才满意地笑了。临了,猛不丁嘴里蹦出一句:“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这句名言他挺喜欢,他就是这么个人:豪言壮语说在前头,诺言实践后再好好笑上一回。

由着这个性子,他出了许多好东西。于是,有人当面夸赞他,他笑而不言——默认了;有人背后贬损他,他充耳不闻——让人说去。但说的人心里未必不服气,他的确比你强么。

抓问题别具只眼

1981年7月至10月间,《解放军报》内部参考连续刊登了同一作者采写的5篇调查报告。这件事在报社引起轰动。当编辑得知这些“大鱼”、“活鱼”全是一个年仅23岁,才5年兵龄,职务正排的新

闻干事抓到的时,大为意外:“你写的那些东西,与你的年龄、资历很不相称。”

这个年轻的新闻干事就是许峰。

许峰的那几篇调查报告,人们现在看来再熟悉不过了。像《机关干部调职也应形成制度》、《制订军人调动条例》、《实行征收“兵役税”制度》等,都早已形成了制度、条例;像《不要把这条培养干部的渠道堵死》,后来也理顺了关系;像《“假电报”与战士探家条件》,战士的探家也由4年重新改为3年。这些政策、规定的改变和制定,是否参考了许峰的这些调查报告无从考证,但许峰认识问题的穿透力却可从这5篇调查报告中看到一斑。尤其在当时。

拿《“假电报”与战士探家条件》这篇稿子来说,它反映的是当时部队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一个时期以来,部队类似“父病故、母病危”的假电报特别多,这个问题很明显,但处理起来很棘手,严重地困扰着带兵人。

许峰经过调查,发现拍假电报的多是入伍3年以上的老战士。他想起一个情况,1979年以前,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当时战士探家条件只一个:第三年可以探家。后因军费压缩,改为当兵第四年才可探家。尽管许多单位采取措施制止假电报,但仍然收效甚微。因为“服役期间回家找对象”、“穿着军装探次家”、“利用探亲机会联系工作”等,均是战士们最基本的愿望,因得不到满足而发假电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许峰写稿不大在乎篇数,而在乎分量,就是说,在乎问题抓得准不准,具不具备指导意义。有了这个前提,许峰便把工夫下在研究干部战士最关心的问题,研究部队最棘手最急于解决的矛盾上,努力去培养自己敏锐的观察能力、深刻的分析能力,并要求自己不仅要找出问题的“症结”,还要能拿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这种功夫硬是被许峰练成了,并已得心应手。

1986年年初,《解放军报》等4家报刊同时刊登了许峰采写的通

讯《“鸡博士”成名记》、《鸡场“扁鹊”》和专访《访“鸡博士”》，这是一个系列稿件。当时，许峰是作为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的学生，赴新疆采写某生产基地养禽队长刘盛之的。在这之前，有关“鸡博士”自学成才的事迹已见诸报端十几万字。同学们劝他：“写这个人吃力不讨好，不如写其他人物。”可许峰认准了就不再更改，他才不信这个邪。结果，时间不长，拿出了近两万字的系列报道。后来报社的编辑这样评说他的这组稿子：“绝路逢生——峭壁也能辟曲经；绝处着墨——敢上险峰采异花；绝境观景——采摘过后有芳草”。

在通讯中，他这样写“鸡博士”：“兴趣是求知的第一个台阶，刘盛之对养鸡发生兴趣，就在于他想吃鸡蛋……”刘盛之竟是因为想吃鸡蛋才对养鸡发生兴趣，猛可一听，简直不可理解，这典型的思想境界未免太低了。但事实如此。基地领导看了通讯对许峰说：“你写的与别人写的不一样，真。”刘盛之自己也说：“只有许峰写的才是我这个人。”

1986年，在一期《西北军事文学》杂志上，赫然刊出一篇题为《军事记者摇篮曲》的报告文学，作者：许峰。

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一开办，作为培养军事记者的“摇篮”，引起了全军乃至整个新闻界的瞩目。报刊上先后发过5篇“报告文学”。这些作品不外乎从正面去描述这一新生事物，盛赞“摇篮”，多有溢美之词，人们看过就过了，没留下什么印象。

作为新闻系第一届学员，许峰在学业届满之际，回过头看两年的在校学习生活，觉得新闻系创办伊始，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亟待改进完善的地方。身为新闻系学员，有责任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虑和盘托出，为办好新闻系提供借鉴。经过深思熟虑，他以《军事记者摇篮曲》为题，对新闻系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不适应学生需要的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剖析。

这篇洋洋四万言的报告文学一发表，在南京政治学院，在整个军队新闻界乃至地方大专院校都引起了轰动。因为它不仅反映了军

队院校教学和管理中的弊病,也反映了在全国高等文科院校同样存在的一个尖锐矛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具有广泛的意义。

这篇文章对南京政治学院来说,尽管指出了存在的许多问题,扬了“家丑”,但仍被有志于教学改革的院领导视若至宝,并在后来的教学和管理中,以此作为改进的依据,起了积极的作用。

扶新人独运匠心

了解许峰的人觉得,他不仅是一个称职的记者,更是一个成功的军级单位新闻干事。两者看起来是一码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因为,衡量一个记者是否称职,除看他能否及时抓住并报道一个时期重大新闻和带普遍性的问题,见报稿件的数量、质量也是一个尺码。而衡量一个军级单位新闻干事是否出色,不仅得具备记者的诸种素质,还得具备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配齐、配强并管理好师团新闻骨干队伍,提高骨干素质,调动大家积极性,均是军级单位新闻干事必须具备的本领。

这些本领许峰都具备。在他管辖范围内当新闻干事,有两个不用担心。一不用担心“武大郎开店——比他高的一个也不要”,许峰这人,虽说有些“狂”,但你要真有过人之处,他会绝对心悦诚服;二不用担心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而今眼目下,在该集团军,论成绩,可以说没人能超过他,但还从来没听他说过瞧不起谁的话来。倒是提起一些新闻干事,他经常夸奖“其人新闻敏感性很强”,“某某很全面”,“某某有培养前途,有机会送军报学习学习”,爱才惜才之情溢于言表。

当然,许峰也经常恨恨然,气咻咻的。那是恨个别新闻干事不争气,不成器。

挂着新闻干事的名,不干新闻干事的活的;“不靠后,不争先,骑着毛驴走中间”的;在一个单位长期打不开局面的;心思不用在新闻工作上,计较名利得失以及玩心术的,是他最鄙夷、最小瞧的人。

他经常用这杆秤去“称”他属下的新闻骨干。

他调到某集团军任新闻干事不到3年,经他考察并建议各单位使用的报道骨干,转志愿兵的8人,提干5人,4个新闻干事作为优秀新闻干部提前一至一年半晋职晋级,立二、三等功的则有十几次。

在许峰眼里,只认品德,认事业心,认成果。

有一个团的报道骨干,由于经常开夜车写稿,影响集体活动,加上埋头写稿,不太合群,不受一些干部喜欢,1989年转志愿兵受阻。许峰从团到师,做了不少工作,使其转成了志愿兵。后来,报他提干,又受到阻力,许峰又不厌其烦地游说,历数该同志的优点:政治上可靠,品行好,有才,是全集团军新闻敏感性最强、成果最大的。直到说服军师主要首长,帮助该同志实现人生一大转折,也为集团军新闻队伍扶植了一棵新苗。

某旅一名新闻干事,一年在《解放军报》上稿17篇,这个数字,在广州军区军师新闻干事中也是拔尖的。许峰又多方做工作,为其争取记了二等功。

许峰爱才惜才用才,当年在兰州军区时就是出了名的。

1983年,兰州军区为解决新闻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特拨出5个名额给报道工作成绩出色的战士提干。当时,许峰所在师只有一个名额,作为新闻干事,他第一个考虑的是战士钟应录。小钟入伍5年,上稿几百篇,按说是最佳人选。但师一名常委却建议提他的公务员。这个公务员只上过几篇读者来信,显然还没入新闻大门。于是,许峰这个正排职干事与那位堂堂师党党委常委来了一番“较劲”。后来,实在挡不住了,他向军区宣传部写信求援,终于得到了支持。

还有一次,师里分来5个战士报道员提干指标。许峰报的5人中4人是报道员,另一名是个文书。此人当兵5年,结合工作搞报道,成绩突出,年年被师团及军区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但由于是文书,军机关不同意。许峰急了,拿着文书的剪报本去找领导磨嘴皮子,硬是说服了军机关负责人。文书提干后,果然不负许峰的一片苦

心,写出了许多好稿,成了军区自学成才标兵。再后来,作为兰州军区人才转业,被家乡所在省人民广播电台“抢”去当了编辑。第二年,因工作成绩显著,当上了编辑组长。

每有人夸奖许峰爱才重才,他除了默认,还得附带说上一句:“你要是来当军里这个新闻干事,你也会这么做的,离开他们,我只是个‘光杆司令’。独木能有几多荫?!”

广交际以诚会友

在集团军一次新闻工作会上,许峰在讲到新闻干部必须具备的素质时,特别强调,新闻干部人人都应该精通“关系学”。

许峰这里说的“关系学”,其实是指处理人际间正常关系的学问。换句话说,就是广交朋友的学问。他认为这种学问对新闻干部来说,尤其重要。

许峰这人,给人的印象是耿直、不流俗、快人快语,与生人处,话不多;与熟人处,客套少;有幽默感,但一般不露。按常规,他这种人,在交际中属被动型的,能交上好朋友,但得逢机遇。

然而,许峰这人在交际上同样是把好手。按他的话说,钻研“关系学”小有所成。这不是“吹牛”,事实如此。在许峰的朋友中,既有乳臭未干,一次采访便交上的战士朋友;又有经常找他讨招数、出主意的参谋干事朋友;也有德高望重,经常在一起交换对国际国内大事看法的将军朋友。既有地方官员、教授、学生,也有文人雅士、凡夫俗子乃至僧侣尼众。有的是相交莫逆,有的则是忘年知己。

许峰交朋友,多少有点“功利”思想。这是新闻工作的性质使然。因为他广交朋友的缘故,下部队采访,他是最受官兵欢迎的客人。这些朋友提供的情况往往是最原始最真切的材料,他就是凭这些朋友提供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才写出一篇篇反映战士呼声,展示军营火热生活的好作品来的。他从不讳言,“有的人你明知他与你性情不合,道亦不同,但为了工作,仍得与之为谋,并努力与其交友。不然

话,像我这号人,如果只交几个刚直的朋友,采访将寸步难行”。

许峰交朋友,又绝非仅仅为了工作方便。他常对新闻干事们说,“对被采访对象,不是靠端架子、显学问能交到朋友的,也不是拍拍肩膀就能成为你的朋友。你必须去探知他们在想些什么,最关心的是是什么,迫切需要解决的又是什么。做到这一点,这朋友才会跟你掏心。与报社编辑记者交朋友,同样需要真诚,靠送礼是送不出感情来的,得努力提高稿件质量,并以诚会友,始终如一,而不是今天求人用稿,今天做孙子,明天没稿子了,见面就充大爷;或今天他有权,利用一下,明天他没有处理稿件了,你又视若路人。我希望我手下的新闻干事不要做这种人。”这就是许峰的交友之道。正因为许峰深谙此道,仅正军以上首长就有十几个与他成了好朋友。惠州、深圳、东莞等市的许多党政领导也与他交往密切。他还有一大批军队和地方报社的编辑朋友。这些朋友都是他凭借优良的工作作风和真诚的交际态度结识的。

一次,军报一位离休干部南下到珠江三角洲观光,许峰极尽地主之谊,陪同游深圳、逛珠海、看东莞,直到那位老同志满意而归。对这个举动,有人不理解:“像这些人,咱又不求他上稿,巴结他干啥?”

许峰却说:“不能这样看问题,越是不在位的越无助,也就越是需要帮助。像这位老同志,在新闻战线为人作嫁一辈子,休息了,想来看看沿海开放地区,既然来到我们范围,作为一个新闻干事,有这个义务提供方便。”

当然,许峰也不是对所有人都拍手欢迎的。对有一种人就不大“感冒”,那就是到集团军十天半月而他许峰一概不知的采访者。每当听说这类采访者在采访中吃、住、行遇到麻烦,或不受被采访者欢迎与合作,他许峰非但不同情,甚至有些幸灾乐祸:“活该!谁叫你不跟我许某打个招呼?不够朋友嘛!”

进山先得叩山神?这是许家的“山规”?不,如果这样看他许峰,那未免看扁他了。你去他们集团军,做别的他管不了,采访新闻,向

他打个招呼，有空他陪你下去一转，一切安排得妥妥贴贴。即便他没空作陪，一个电话下去，没有接待不好的事。我们想，许峰对不速采访者不欢迎，无非是觉得这些人没让他老许尽这份新闻干事的责任。谁能说他计较的不是地方？有一个事实，凡是打过招呼去他们军采访的编辑记者，可以说，还没听谁说他们接待不周。

由此，许峰待人接物的个性可见一斑。

许峰，湖北黄冈人。对湖北人，有一种说法，叫做“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寻常人以为是贬，本意则着实是褒。喻义湖北人争强好胜、百折不挠、精明机敏。其实，湖北人并非个个都是“九头鸟”，多数的仅是“湖北佬”而已。

我们所见的许峰，倒是算得上一个道地的“九头鸟”的。我们这么认为。

（本文于1991年被编入《军旅新闻方阵——全军优秀新闻干部风采录》一书）